



日本訪書志第三冊

12
1818
3



42
1818
3

國語二十一卷 明刊本

此為明嘉靖戊子吳郡金李仿宋刊本韋敘後
有金李校刻于澤遠堂記中間宋諱並缺筆故
知原于宋本也按宋元憲公序作國語補音取
官私十五六本參校今以此本校補音皆合則
知此即公序定本自明人穆文熙等刻國語以
補音注于當文之下時多謬誤而公序定本並
補音單行本皆亂自 國朝黃堯圃士禮居刻
天聖明道本而公序本遂微不知明道本固有



勝公序處而公序之得者十居六七卽如卷一
昔我先王世后稷公序本無王字錢遵王顧千
里汪小米皆以明道本有此字爲奇貨而許宗
彥云韋解于下先王不空始釋王字則此唯云
先世可知明道本未必是公序本未必非今明
道本有武昌書局重刊而公序本竟如星鳳世
有知言君子以此本重刊與明道本並傳豈非
合之兩美

國語補音一卷

宋元憲作國語補音取官私所藏十五六本參
校得多失少自明人附刊入韋注中而單行本
遂微自黃蕘圃刻明道本顧千里爲札記汪小
米爲考異宋氏之書遂多疵議傳世舊本唯見
孔氏微波榭叢書中近日盱眙吳氏又從孔本
翻刻于成都未附錢保塘札記稱以明修舊刻
本校孔本知孔本實從明本出又以舊刻校正
孔本數處今以照此本則與錢君所稱舊本多

合而錢君不言是明嘉靖正學書院刊本豈錢君所據本佚趙仲一序耶此本濫江道純舊藏余從森立之得之

晉書一百三十卷

明刊本

每卷後題西爽堂吳氏校刻首有黃汝亨序簡端以嘉靖本萬曆大及汲古閣本校其異同最為精密每冊首有留蠹書屋儲藏史編印記按留蠹書屋為吉漢宦藏書庫名吉君有論語攷異及近聞寓筆二書蓋日本校訂名家又有曾根書庫印未詳其人載記未有歲癸亥長夏二十有五日校完竹逕居士源元起硃記據此則此書為源君所校非出吉君之手也

宋槧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此書開卷題五代史記便與各本不同別本皆有曾三異校定宋槧歐陽居士集亦有三異考異此本無之則爲北宋槧無疑字畫古雅饒有歐書化度寺筆意閒有補刊亦端正不苟相其紙質雖是明代所印然不害爲宋刻佳本世傳五代史以明汪文盛本爲最以此比擬不啻婢見夫人矣

此本今歸江陰繆筱珊編修

事三出不恤其繁又如既據新唐書錄劉陟齊書十三卷爲齊正史又據隋志錄劉陟齊紀十三卷爲齊別史既出范質晉朝陷蕃記四卷又出范質陷蕃記四卷而不知皆爲一書其他書名之誤人名之誤與卷數之誤不可勝紀據其自序成書於二十七日宜其罅漏如斯之多也似孫以博奧名其子略緯略兩書頗爲精核此書則遠不逮之久而湮滅良有由然唯似孫聞見終博所載史家體例亦略見於此篇又時有

逸聞如所采東觀漢記爲今 四庫輯本所不載此則可節取焉

帝範二卷

日本舊刊本

唐太宗帝範新舊唐志並四卷賈行注又舊唐書敬宗本紀有韋公肅注是唐時已有二注崇文總目書錄解題並稱一卷豈爲無注之本與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則顯然闕佚其半

四庫箸錄從永樂大典本鈔出據元吳萊稱征雲南熨時所得其注文頗繁冗中有引呂東萊之言則非賈韋二注明矣此本分爲上下二卷有康平三年五月江匡房點校記

江氏爲日本文章巨族有

言書志卷五 七
江家次第傳世皆一家之言也又有寬治長寬承安建久承元元仁等題記考康平三年當宋仁宗嘉祐五年則其根源最古其注文簡要不注姓名亦不詳為賈為韋但以正文考之則此當是太宗原本其序文題御製與大典本題唐太宗文皇帝撰不同又書中文皇自稱皆曰余不曰朕民字治字皆不避均以此本為是其他如建親篇枝葉扶疏大典本誤扶為不子弟無一戶之名誤為封戶之人神器誤為大器設今懸教誤令為分

宜其不遠

謂與堯不遠也

誤不為宏察之以明撫之以

德脫四字作察之以德審官篇有劣智者不可賴以大功誤作有小力者不可賴以成職其下脫君擇臣而授官臣量已而受職二句納諫篇折檻壞疏誤壞為懷注者遂不知壞疏是用說苑師經投瑟撞疏事去讒篇宣王終身而不知誤宣王為宣一誠盈篇民財匱誤作人才遺務農篇衣食乏則忘廉恥誤乏為足誤忘為志欲澄其流誤證為止閱武篇忘戰則民殆誤忘為

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以正文混入注中崇文
篇此崇文之術也脫崇之二字不能逸居其易
誤逸爲力是皆顯然謬訛其他訛文奪字尤不勝舉別詳札記而
大典本注者不能訂正遂望文生義不顧其安
然則此本非特元明以來不見亦大典本作注
者所不見也又此書每二篇一總結大典本注
者皆以本篇文曲解之尤爲鹵莽去讒篇昏明
之本大典本竟改爲國之本訥諫篇卻坐二字
是用袁盎卻慎夫人同坐事大典本竟不知其

所出去讒篇昭公去國而方悟是用宋昭公事
大典本注誤引魯昭公失國事又見方悟與情
事不合遂改方爲不而不知上文臣朝有干臣
尤無著也凡此皆大典注本之陋不及此本之
精博遠甚唯此本合臣軌刻于寬文八年其中
脫誤甚多余校以古鈔數本又以所引原書照
之始可讀然建親篇引雜書一條各本皆誤字
錯出竟不可校又此本六王懷叛逆之志注云
韓魏燕趙齊楚等王亦與本書意不合當以大

言書志卷五
典本補正之若能重刻行世亦快事也

上卷題云

康平三年五月五日點之禮部郎中江匡房

下卷題云

康平三年五月六日點之治部少丞江匡房

寬治八年七月十六日於楊梅亭點了尤可秘

藏而已

藤永實

長寬二年正月廿八日奉授主上已訖

式部大輔藤永範

美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讀畢此書奉授一代
聖主早家之重寶也

從三位行宮內鄉兼式部大輔藤永範建
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御讀畢此書繼家蹤已及
聖主三代誠是家之秘本也

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輔藤朝臣光範美
元二年四月廿三日書寫畢

以二品戶部

永範

本移點畢

管原清高元

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御讀畢

第舉其制令之年耳又楓山本及向山黃村本
均有鄭州陽武縣臣王德纂注而楓山本並記
臣德纂述曰其臣軌所引正經及子史者其正
經之義則皆取先儒舊注不敢更生異見老子
之義則唯取河上公焉餘皆出自愚心亦不師
祖往說矣余按注中所引論語鄭注七條孝經
鄭注二條皆他書所未引者足見其非宋以下
人官庫本又引江本云臣軌既是御撰妙極稽
古垂範作鏡百僚既爲臣之令模迺事君之要

道宜誦登於口誠藏於心束髮盍簪庶多宏益
長安四年三述四日江都縣孫祥記今按此本
及活字板本並無王德孫祥二記蓋鈔者脫之
活字本爲林天瀑所校注腳虛字殊少當是天
瀑所刪此本注腳虛字爲多雖訛誤之處此本
爲甚而根源則較古矣此與帝範體式皆原於
唐人卷子鈔本絕非從刊本翻雕者

帝範二卷臣軌二卷也者共成於唐帝唐帝受
隋氏弊聰明神武庶幾成康功德兼備自漢以

來未之有自吁咨都嗟之後而元首股肱互爲
治道故所以帝範臣軌之有作者也本朝博士
讀之尤尊之至若鎌倉將軍家皆讀之有助治
道久何啻中華而已哉洛人林白水新鑿之梓
以欲行於世良有故哉白水需書其後於是題
之寬文八年秋八月日柳谷散人埜子苞父書

唐六典三十卷

古鈔本

案此書今著錄家不見有宋元本僅傳明正德
乙亥蘇州所刻首有王鏊序末有宋紹興四年
張希亮詹棧校刊題跋篇中墨丁空缺觸目皆
是幾不可讀而流傳亦少日本享保甲辰當雍正
其攝政大臣家熙爲之考訂凡原書空缺者
擬補於其下亦有原書本缺如第四卷禮部郎
中條下脫文則據冊府元龜舊唐志所引補之
第七卷屯田郎中員外郎下凡天下諸軍云云

則據通典舊唐志補之凡數百字校訂矜慎見
聞亦博據其自序用力二十年始克成書然亦
有缺而不能補者如第一卷令史十八人下空
缺仍不下五十餘字獨怪家熙當時以宰相之
尊著書行世而所據者亦只正德嘉靖兩本而
余於百餘年後乃從其書肆得古鈔本其本紙
質堅紉兩面書寫末無張希亮等題識相其筆
跡當亦七八百年前之書凡明刻所缺皆不缺
今以對校之家熙所補十同七八其有不同者

皆以此本爲是蓋家熙意度終不如原書之確
也惟鈔手筆誤則當以明本家熙本正之又有

日本天保七年

當道光
丙申

刻本書籤亦稱官板首

錄王鏊序尾有張希亮跋無墨丁空缺然不言
所據何本其中有勝於家熙本者亦有似臆度
者若謂是據家熙本補填而亦多違異且第一
卷令史下空缺家熙本未補此本則與古鈔本
合若謂是見古鈔本而第四卷禮部郎中下之
缺文第七卷令史下之缺文仍未補且於令史

凡天下諸下妄添俟字以彌縫其缺不知其注文不可接若謂書坊所爲而其補填之字出家
熙外者亦多有典據如第二卷護軍注魏武帝以牽招爲中護軍將軍家熙本云當填韓浩此
本則作牽招案韓浩以護軍從太祖破柳城改爲中護軍太祖平張魯以韓浩還留牽招爲中
護軍是韓浩爲護軍在前牽招繼其位然原本鈔本亦作牽招此豈不
空缺下是招字則作牽招是也蘇州掃葉山房之本
學者所能或謂其本原於蘇州掃葉山房之本

余架上無之不能質言之也余謂此書自唐虞而下本末粲然真所謂經國大典豈獨有唐代百世而下雖有損益不能出其範圍顧傳本絕少余嘗合諸本竭一月之力就天保刊本定其從違安得有心經世之略者重刊焉

唐律疏義三十卷

日本刊本

首有雍正乙卯刑部尙書勵廷儀序以孫氏岱南閣所刊元余志安本較之有柳贊序而無賁治子釋文亦無王元亮纂例諸表而顧千里所舉卷三卷十七卷二十六卷二十八所載釋文刪除不盡者此本亦同而目錄前多出議刊官職名氏一葉有龍興路儒學某某與柳贊序云刊于龍興者合則是此本卽泰定初刊本故疏義與纂例釋文別行而余志安乃合刊之唯柳

序稱廉訪使師公而議刊廉訪使乃是朶州禿
豈師唱於前而朶爲後任與此本雖不能無誤
而足以訂正余本者不下數百字孫氏當日竟
未見此本亦一缺事也又余收得日本人校本
一通以孫氏刊本硃識其上其所出疏義多與
此本合而所校釋文異同尤多則不知竟出何
本豈泰定所刊釋文日本別有傳錄與
議刊唐律疏義官職名氏
廉訪司官

中奉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朶州禿

奉政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司事岳出

謀

管勾承發架閣庫照磨程志通

儒學提舉司官

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贊

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高若鳳

龍興路儒學教授李鼎孫

學正李時董正刊成

又按余志安元本楓山官庫亦有之

貞觀政要十卷

古抄本

舊影寫本狩古望之求古樓所載前二卷末有
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主上既訖云云有永
久建久建保嘉祿建長等名記與森立之訪古
志所載首部合每半葉七行行十七字字體
精妙神似唐人寫經之筆原本當是卷子影寫
改爲摺本然首無吳兢表文猶不免有脫漏也
其第三卷以下每卷後有文化六年六月等日
齋中寫勾勘案第末卷有又化十二年十月上

澣寄與興田箕山生之記每半葉九行行十七
字而森立之顧未言及此書以戈直注本照之
非唯字句多有不同卽篇第亦有增減移易戈
氏自序云嘗會萃眾本參互考訂章之不當分
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知是皆爲戈氏所亂久
矣今全錄其題識以與森氏訪古志相證驗又
錄篇第異同於其下使讀者知其崖略若夫字
句之差互則屢牘不能盡別爲札記焉
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

主上既訖 正三位行宮內卿兼式部大輔播

磨權守藤原朝臣永範

永久三年仲春二十五日點訖

合證本等又加
自點秘本也

良兼

建久第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詣三品李部大卿

書閣讀合畢有秘說等

匠作員外少尹藤孝範

建保第四年夷則二十五日受嚴訓訖

文章得業生經範

嘉祿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合

二條院御本 并

八條左相府證本畢

刑部權少輔經範

建長三年二月十日以家說授茂才明範既訖

三品李部大卿經範

建長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家說授小男淳範既

訖 三品吏部大卿經範

貞觀政要古抄本次第

第一卷

貞觀政要序

標題作引文館戈本作修文館

君道第一

戈本題論君道一以下每題多有論字 此篇次第同

政體篇第二

古本十八章戈本題十三章而有十四章

第十一章

戈本無

貞觀八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我所居殿即

是隋文帝所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

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匠多不見新奇斗拱至

小年月雖近破壞處多今為改更欲別作意

見亦恐似此屋耳魏徵對曰昔魏文侯時租

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

稅歲倍此由課歛多譬如治皮令大則薄令

言書志卷五
三
小則厚理民亦復如此由是魏國大理臣今
量之陛下爲理四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
今日理道亦歸之於厚此卽是足

第十二章

戈本無

貞觀八年太宗謂羣臣曰爲理之要務全其
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異焉朕與公
等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靜肅並由公
等盛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
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煬帝纂業之初天

下隆盛弃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足爲
强大志意旣盈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爲臣於
朕葉護可汗亦太强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
失道怙通以致破滅其子旣立便肆猜忌眾
叛親離覆基絕嗣朕不能遠纂堯舜禹湯之
德目睹此輩何得不誠懼乎公等輔朕功績
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獲長世並宜勉力有
不是事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侍中
魏徵對曰陛下邇至理以安天下功已成矣

然每觀非常之慶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至慎
無以加此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
厲足使懷夫立節

第十三章 戈本無

太宗問拓跋使人曰拓跋兵馬今有幾許對
曰見有四千餘人舊有四萬餘人太宗謂侍
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
臣咸曰貪財害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笑
胡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

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
好樂無度荒廢庶政長夜忘返所行如此豈
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足爲可
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
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
此者近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
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第十四章 戈本無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爲帝王者必須慎

其所與只如鷹犬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
隨須卽至如此等也恆敗人正邪佞忠直亦
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侍中魏
徵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寡人所好與
古帝王同否髡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
所好唯有其三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
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唯有一事
不同者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無賢可
好也髡曰古之美色有西施毛嬙奇味卽龍

肝豹胎善馬則有飛兔綠耳此等今旣無之
王之厨膳後宮外廐今亦備具王以爲今之
無賢知前世之賢得與王相見以否太宗深
然之

第十五章

戈本無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月令是早晚有侍
中魏徵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
太宗曰促爲化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
不魏徵又曰秦漢以來聖王依月令事多若

一依月令者亦未有促古者設教勸人爲善
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皆然太宗又曰
月令旣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何因不
行月令徵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尙書云
敬授民時呂不韋只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
於秦代太宗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卽行
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
極爲不易朕比使公等數人何因理政猶不
及文景徵又曰陛下留心於理委任臣等逾

於古人直由臣等庸短不能稱陛下委寄欲
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
至於文景不足以比聖德徵曰自古人君初
爲理也皆欲比隆堯舜至於天下旣安不能
終其善人臣初被任也亦欲盡心竭力及居
富貴卽欲全官爵若遂君臣常不懈怠豈有
天下不安之道哉太宗曰論至理誠如公此
語

第十八章

戈本無

貞觀三年上謂房玄齡曰古人善爲國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身不正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以舜誠禹曰隣哉隣哉周公誡成王曰其明其明此皆言慎其所習近也朕比歲臨朝視事及園苑閒遊賞皆召魏徵虞世南侍從或與謀議政事講論經典既常聞啟沃非直於身有益在於社稷亦可謂久安之道

第二卷

任賢第三

凡八章戈本同

求諫第四

凡八章戈本十一章移納諫篇三章於此篇作第四第六第七章

納諫第五

凡十章戈本亦十章

第二章

戈本移入求諫篇爲第四章

第四章

戈本移入求諫篇爲第六章

第五章

戈本移入求諫篇爲第七章 古本原爲二章戈本云舊本此與前章通

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而此古本原是二章

按此篇戈本移出三章而又別采太宗事跡

增入三章 太宗有駿馬一條貞觀七年幸九成宮一條貞觀八年謂長孫無忌

又按此下戈本增入直諫一篇凡十章皆古本所無但於直諫下標一附字而不增題第六是此書為後人所亂之確據

第三卷

君臣鑒戒第六 凡四章戈本七章

按此篇戈本第一章第二章皆古本所無其第五章魏徵上疏云云是此本禮樂篇文

論擇官第七 凡十章戈本十一章無論字

第四章 戈本移為第二章

第七章 戈本分治書侍御史以下別為一章而增貞觀十一年五字

第八章 戈本於朕聞下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二十五字

第九章 戈本於賞不遺疎遠上增一百三十二字

論封建第八 古本戈本篇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戈本亦四章

第一章

戈本分御史馬周以下別為一章

第二章

戈本於或至亂國下增入三十六字

第四章

又於發病而死下增入二十四字

論尊師傅第十

古本戈本並六章戈本作尊敬

第五章

戈本于是故周儲上增入七十一字

教誡太子諸王第十一

凡六章戈本七章教上有論字

第四章

戈本于覆亡非一下增入三十七字

第六章

又于信非虛說下增入三十四字

規諫太子第十二

凡五章戈本四章

第四章

戈本合上第三共為一章又於人面獸心之徒下增入十六字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第二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云云戈本移入辨興亡

第五章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云云戈本移入辨興亡

第六章

乃可存其性命下戈本有王珪頓首

論忠義第十四

凡十二章戈本題十五章核之

第一章

太宗聞而嘉之下此本有曰於生死

里矯事談議者徒自以為人何速於此也戈本無此三十四字

第四章

忠臣烈士何代無之下戈本增入九十八字

第五章

戈本於此章下別采貞觀八年桂州都督一條為第六章古本無之

第八章

戈本移入政體篇

第十二章

尋擢弘文館學士下戈本於此截斷而以赦令篇之第七章移於此下為第十三章又於太宗攻遼東上增貞觀十九年五字別題為第十四章

論孝友第十五

凡三章戈本五章

第一章

虞世南以下戈本別為一章是也此本誤連

第二章

王元軌以下戈本別為一章是也此本誤連

論公平第十六

凡六章戈本八章

第四章

戈本無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日皇甫德參上書言

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民也收地租是厚歛

也俗高髻是宮中所化也觀此人心必欲使

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乃稱

其意耳事既訕謗當須論罪魏徵進曰賈誼

當文帝之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可為長

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

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太
宗曰朕初欲責此人但已許進直言若責之
則於後誰敢言者賜絹二十疋令歸

第五章 戈本為第七章

論悔過第廿四 凡五章戈本四章

第二章 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下有此殿
在內處所寬間參奉往來實為穩近
但十七字戈本無

第三章 戈本無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等曰齊文宣何如人

君魏徵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
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青州
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
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先任青州大
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
不就乃願謂遵彥曰此漢有理因令捨之太
宗曰往者盧祖尚不肯受官朕遂煞之文宣
帝雖復顛狂尚能容忍此一事朕所不如也
祖尚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即可煞之

言言
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無所及宜復其
故官蔭

論奢縱第廿五 凡四章 戈本一章

第一章 戈本移入辨興亡篇

第二章 戈本無

貞觀七年太宗授郭孝恪西州道行軍總管
率步騎三千人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夜往掩
襲其城破之虜其王龍突騎發太宗謂侍臣
曰計八月中旬孝恪發去二十日應到必以

二十二日破焉耆當馳使報朕計其行程今
日應有好消息言未訖而騎至云孝恪已破
焉耆太宗悅及征龜茲以孝恪爲崑山道副
大總管破其都城留孝恪守之餘軍分道別
進域中未賓孝恪因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
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
在外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
之孝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眾萬餘私與
城內降胡相知表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

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爲胡矢所中而死孝恪性奢侈家之僕妾以及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榻器皆飾以金玉仍以金床華帳充具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尒社尒一無所受太宗聞之乃曰二將何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可謂自招伊咎耳

第三章

戈本移入辨興七

第四章

明王聖主下戈本增入十三字禍亂不作者也下此本有臣愚頃聞京師營迭供奉器物頗多糜費百姓或有怨嗟之言二十四字戈本無而別增二百七十一字

下接陛下少處人間又至不可不誠也戈本增二百九十七字

論貪鄙第廿六

凡七章戈本六章

第四章

戈本無

貞觀四年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殿庭自陳幕府舊左右實不貪濁太宗矜之使舍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我極哀矜爾爾取他錢物祇應爲貪今賜爾絹一百疋還向任所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而諫曰相壽貪濁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

之罪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相壽性識未知愧
恥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人皆恃恩私足使
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使引相壽於前親
謂之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
四海作主既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
澤向欲令爾重任左右以爲爾若得重任必
使爲善者皆不用心今既以左右所言者爲
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且放爾歸乃賜雜物而
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第七卷

崇儒學第廿七

凡二章戈本六章

第一章

戈本截貞觀二年以下爲第二章又於徵天下儒士下增入字又截太宗幸國學以下爲第三章又截十四年下增貞

觀二字爲第四章

第二章

戈本截太宗嘗謂中書以下爲六章

論文史第廿八

第二章

戈本無尙書左僕射以下十一行

尙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
思廉太子右庶子李伯藥孔穎達侍郎岑文

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舍人許敬宗等以貞觀十年撰成周齊梁陳隋等五代史奏上太宗勞之曰良史善惡必書足爲懲勸秦始皇奢侈無度志在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志在隱惡雖曰好學招集天下學士全不禮待竟不能修得歷代一史數百年事殆將泯絕朕今欲見近代人主善惡以爲身誠故令公等修之遂能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尙於是進級班次各有差降

論禮樂第廿九

凡十章戈本十二章戈本無論字

第三章

戈本截禮部尙書以下別爲第四章

第四章

戈本截禮部尙書王珪以下爲第六章

第八章

貞觀十四年云云戈本移入鑒誠篇章

第八卷

務農第卅

禁末作附 凡五章戈本四章無禁末作附四字

第三章

戈本無

貞觀四年太宗謂諸州考使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若禾穀不登恐由朕不躬親所

致也故就別院種三數畝禾時自鋤其穉莠
纔得半畝卽苦疲乏以此思之勞可知矣農
夫實甚辛苦頃聞關東及諸處粟兩錢半價
米四錢價深慮無識之人見米賤遂惰農自
安儻遇水旱卽受飢餓卿等至州日每縣時
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
送往還多廢農業若此勸農不如不去

論刑法第卅一

凡九章戈本八章無論字

第一章

戈本無

貞觀元年詔以犯大辟罪者令斷其右趾因
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
意不忍爲諫議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爲輕
罪今陛下矜死之多故設斷趾之法損一足
以全其大命於犯者甚益矣且見之足爲懲
侍中陳叔達又曰古之肉刑在死刑之外
陛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
足爲寬法

第四章

自蘊古始也下戈本多三十三字

論赦令第卅二

凡七章戈本第四章

第二章

戈本移入慎所好篇

第六章

戈本移入儉約篇

第七章

戈本移入忠義篇

論貢獻第卅三

凡五章戈本同獻作賦

按戈本此篇後有辨興亡一篇凡五章其第一章以此本仁義第二章移入第二章以此本奢縱篇第一章移入第三章以此仁義篇第五章移入第四章古本無第五章以此本

奢縱篇第二章移入

第九卷

議征伐第卅四

凡十三章戈本同此篇據原校與南本多有增減別詳雜記

議安邊第卅五

凡二章戈本同

第十卷

論行幸第卅六

凡三章戈本第四章

此篇後戈本有貞觀十二年云云一章為第

四章古本無

論田獵第卅七

凡四章戈本五章

戈本於第二章下增入貞觀十二年太宗幸同州一條為第三章

論祥瑞第卅八

一本戈本合下災害為災祥一篇

第一章

戈本以此條為災祥第一條

論災異第卅九

凡三章戈本合前條題為災祥共四章各抄本皆作災異惟安

元抄本目錄作災害

論慎終第卅

凡七章戈本同

第一章

戈本為第二章

第二章

戈本為第一章而於太宗謂侍幸臣也下多十七字

第三章

戈本於房玄齡曰下多四十二字又於天下大治下多九字又於遠勝古也下

多八字

第四章

戈本於天下無憂不理也下多六字

貞觀政要十卷

影舊抄本

此本影文化六年鈔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
與狩谷藏本第三卷以下皆同首有吳兢上貞
觀政要表而無吳兢貞觀政要序其第二卷後
有建保嘉祿貞應安貞嘉禎仁治弘長永仁永
祿等年管氏厯世題記每卷後均有文化六年
六月等日寫記有案字押森立之稱爲藤長親
卿花押此本卽影寫長親卿手書本者蓋原本
卷軸改爲冊子也立之又云以玉海所載目錄

言書志卷五
三
及元戈直本校之體式大異蓋其國博士家所傳唐時真本其言當不誣末卷有文化十二年興田吉從一跋言此書甚悉第一卷第四卷第七卷有不忍文庫溫故堂文庫印皆日本收藏名家也

上貞觀政要表

臣兢言臣愚比嘗見朝野士庶有論及國家政教者咸云若以陛下之聖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則不暇遠求上古之術以必致太平之業故知

天下之蒼生所望於陛下者誠亦厚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聖德所感可謂深矣竊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曠古而求未有如此之盛者也雖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之文武漢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於用賢納諫之美垂代立教之規可以引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竝煥乎國籍作鑒來葉微臣以早居史職莫不成誦在心其有委質策名立功樹德正詞鯁議志在匡君者亦隨事載錄用備勸誡撰一帙十卷

言書志卷五
合四十篇仍以貞觀政要爲目謹隨表奉進望
紆天鑒擇善而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易不云
乎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伏願行之而有
恆思之而無倦則貞觀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昔殷湯不如堯舜伊尹恥之陛下儻不脩祖業
微臣亦恥之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廷止又云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此誠欽奉祖先之義也伏惟
陛下念之哉則萬方幸甚不勝誠懇之至謹詣
明福門奉表以聞謹言

本云 以下諸條在第二卷末

王自校眾本勘本文擇善合點了

三品李部員外大卿管判

建保四年五月十一日授男著作郎長貞了

大府卿管爲了

嘉祿元年八月九日假于條前殿下且讀判

貞應三年閏餘七月廿六日授男長成了

李部大卿判

安貞二年四月二日授男高長了

言書志卷五
大府卿判

嘉禎四年五月一日授少子長明孫家長等了

李部大卿判

仁治三年七月廿八日侍當今皇帝御讀

大藏卿兼式部大輔判

弘長二年三月二日授愚息清長了

李部大卿判

永仁五年十二月五日以家說重授正修上人

了
從二位菅清長了

永仁七年三月十日以說授小童摩尼殊丸了

生年十二
歲明玄判

永祿三年四月終書功了

李部大卿管長雅

文化六年六月十九二十兩日寫功了
案

同年七月十日寓直之暇一校了
昨日大風甚
自辰到酉

貞觀政要十卷菅原氏所傳而從三位勘解由

長官菅原長親卿所親寫也初吉從獲元德年

中菅氏文章得業生款狀於觀智院住寶僧都

言書志卷五
愛藏之長親卿一見竒之介藤原以文而求之
吉從深欽卿慕其祖之意割愛奉呈焉卿大喜
辱手書且賜以此書事詳於其書牘中蓋政要
之爲書坊間所刻者係於戈直所注縉紳學士
家雖間有傳之者衍錯脫誤大紊其真此編乃
菅氏奕世所傳而出於參議爲長卿所授也卷
首載吳兢上表蓋兢表獨載於國字譯本而其
佗則未嘗見存之者况菅氏之令孫所親寫而
校訂政要之真舍此編吾安適從焉吉從獲之

貞觀政要十卷 舊抄本

此本係文政元年阿波介藤原以文以其國諸
古本及戈本合校者篇首載其國古墨筆凡十
三通又殊筆二通一爲永本一爲江本又載漢
本奧書題識奧書卷子反面書也其本有政要
表而 政要序表後有景龍三年正月 日衛
尉少卿兼脩國史館崇文館學士臣吳兢等上
表爲各本所無按吳兢本傳其書實成於神龍
中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亦云然則此景龍當

爲神龍之誤而據其自序提要考在開元八年
以後亦至確莫詳其乖異之由也此本每卷有
松田本生印又有向山黃村印余從黃村得此
本而日本古本異同皆彙集無遺擬歸而刻之
久無應者今以阿波介藤合校諸本列左
古本校合凡例

八條左府本 二條院御點本 管本
或本 南家本 異本
古本 一本 摺本

一本

才本

家本

自本

永本 長雅卿親寫本 江家本 原本卷子本
有永三年之奧 有匡衡朝臣
書故稱永本今爲 奧書故稱江
五條家藏 本

江家本奧書如左

本云

以累代祕說本奉授

聖上了尤可祕藏也

寬弘三年三月五日 吏部大卿江判

朱云

寬弘九年閏七月念一日藤家本一校

了

江匡衡

此一卷以江家舊卷

卷子本有匡衡與書

傳寫本校正訖

稱江本者是也餘卷今逸惜哉

以源容所

元寬

校本再校訖

此本有多福文庫印元和活版也

以清國嘉慶戊午重鐫掃葉山房刻本再訂訖
所稱清本是也

文政元年八月一日

阿波介藤原以文

不啻十朋之龜乃十襲寶藏以貽之永世焉長
親卿手書別藏於家宜併考卿稱清岡學業富
贍最能文章嘗聞卿常侍讀於皇太子頗有
啟沃之功云寶管廟三十一世之孫也文化十
二年乙亥正月興田吉從謹識

桂林風土記一卷

舊鈔本



唐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此爲洪武
沈氏本卽曝書亭集所稱謝在杭傳錄本也首
有休符自序目錄舜祠起張鶩止凡四十四條
觀其次第似已爲完本疑後人合并非有缺佚
惟蒼梧火山有錄無書宜州龍開江與宜州龍
探木合爲一條又據明一統志載獨秀山有張
固詩一首此獨秀山條不載是不免有脫漏是
書展轉傳錄譌誤甚多首有張載華收藏印引

據他本互校頗多是正而齟齬不可通者仍不免迺據唐書寰宇記曹學銓名勝志諸書校改略可以讀其所不知仍從蓋闕未知海內尙有善本否也

太平寰宇記殘本

宋刻本

列入古遺叢書

此書太平寰宇記中土宋刊本久不存 四庫著錄據浙江汪氏所進鈔本闕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凡七卷而乾嘉閒江西萬氏樂氏兩刊本更缺河南道第四一卷攷曝書亭所見池北書庫本亦缺河南道第四則審缺八卷矣余於森立之訪古志見有此書宋槧殘本藏楓山官庫意或有足以補中土所佚者因託修史館監事巖谷修探之並告知星使黎公行咨於其太

政大臣借之以出計原書凡二十五冊為蝴蝶裝其存者不及半焉乃以近刻本校一過其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八一百十四尾缺湘鄉以下五縣則重刊之古逸叢書中並刊其卷首一表雖尙佚其二卷有半江南道第四一卷一百十九一卷一百十四尾數葉未為完書亦足以慰好古之懷矣世傳响嘍禹碑始自宋何致一多有疑其偽造者今按此書於潭州下引庾仲雍湘州記云夏禹刻石書名在山之上而不敢質言之則樂氏初不見此碑審矣又錢竹汀

養新錄稱元史地理志於郴州之郴陽縣云舊敦化至元十三年改今名疑敦字犯宋諱湖南為宋土不得有敦化縣因據輿地紀勝引寰宇記為晉天福初所改漢初復舊以訂其誤今此書與紀勝悉合其他所引逸書逸事不遑縷述固非後人所得臆補者也至江西兩刻本皆據傳鈔及活字本入木互有脫誤而萬氏本臆改尤甚世有好事君子因此所存殘本以正江西兩刻又以兩刻互校而一一考樂氏所引原書

雖未必盡復舊觀亦庶幾十得八九若陳氏蘭
森臆補之卷固無論焉光緒癸未九月記

附宋刊原本存佚卷數

序目錄全一卷全二卷全三卷存前十卷缺
五卷存十四六卷存校勘七卷全八卷全九卷全
卷全十卷存前十一卷缺十二卷存一至五又
十三至三十六并三十七存前三十八至四十
三并四十四存七四十五四十六并四十七第
葉以四十八存前四十九缺五十存第十五十
下存三葉

一至七十一并七十二存第二七十三至
七十六并七十七第三七十八缺第七七十
九至八十八并八十九存第七九十存前九
十一全九十二至九十五并九十六存前九十
七九十八并九十九全一百全一百二全一百
三缺一百四全一百五存前一百六八葉以
百七全一百八全一百九全一百十存前一百
十一第八一百十二全一百十三全一百十
四存前一百十五全一百十六全一百十七全

一百十八 全 一百十九至一百廿三 并 一百廿
四有十三十 一百廿五 全 一百廿六至一百三
四兩葉 十二 并 一百三十三 全 一百三十四 全 一百三
 十五 全 一百三十六 全 一百三十七 全 一百三
 十八 存前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并 一百四十
六葉 一 全 一百四十二 缺三四五 一百四十三 存前
六四葉 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六 并 一百四十七 第
葉以 一百四十八 缺六七 一百四十九 存前
下存 一百五十至一百五十四 并 一百五十五 存第七
第八兩

葉 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 并 一百六十一 存
七 一百六十二至一百八十六 并 一百八十
七 存前 一百八十八 第七葉 一百八十九 存前
四葉 以下存 一百九十四 第二
 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三 并 一百九十四 葉以
下 一百九十五 全 一百九十六 全 一百九十七
全 一百九十八 全 一百九十九 全 二百 存前
六葉

刻成後乃知金陵書局已據樂氏祠堂本重刻
 校訂頗審惜乎其未見此宋殘本也

案此本日本森立之訪古志載之但云殘本不

記卷數及余借得重校乃將其全部殘葉記之
並附刊余跋語乃余歸後姚君子良刻訪古志
但見古逸叢書有補闕六卷遂改訪古志殘本
爲六卷並不詳觀余跋尾記其全書存佚若日
本只存此書六卷者豈非讀首不讀尾者乎又
訪古志載紹熙壬子黃唐刊本禮記注疏七十
卷與曲阜孔氏藏本同姚君但見通行禮記注
疏六十三卷遂悍然據改之計姚君刻訪古志
只改此二處乃皆大謬附訂於此

方輿勝覽前集四十三卷後集七卷續集二十卷拾

遺一卷

宋槧本

首呂午序次祝穆自序行書序後有兩浙轉運
司錄白蓋祝氏恐人翻雕故請官爲給榜初集
自浙西路起至海外四州止凡四十三卷後集
自淮東路淮西兩路續集自成都路起至利西
路止拾遺則自臨安府至紹熙府每府州各補
數條此蓋和父原本其分數次開雕者當因資
費不足隨雕隨印行非別爲起訖也每半葉大

字七行小字十四行行廿五字每卷標題新編
四六必用方輿勝覽蓋本爲備四六之用也首
卷又有引用文集目亦分類載之

呂午序

嘉熙己亥

祝穆自序

嘉熙己亥

兩浙轉運司

錄白

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本宅見刊方輿勝覽
及四六寶苑事文類聚凡數書並係本宅貢士
私自編輯積歲辛勤今來雕板所費浩瀚竊恐

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
目或以節略輿地紀勝等書爲名翻開攬奪致
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
合經

使臺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給榜下
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色容本宅
陳告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
指揮

右今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

言事 卷六
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版施行
故榜

嘉熙貳年拾貳月

日榜

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

轉運副使曾

台押

福建路轉運司狀乞給榜約束所屬不得翻開上
件書版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

是編蒐獵名賢記序詩文及史傳稗官雜說殆
數千篇若非表而出之亦幾明珠之暗投今取

全篇分類以便檢閱其一聯片語不成章者更
不贅錄蓋演而伸之則為一部郡志總而會之
則為一部文集庶幾旁通曲暢云
此木記在引
用文集目之
前

今將每郡事要標出卷首餘並倣此覽者切幸詳鑒

郡名	風俗	形勝	土產	山川
學館	堂院	亭臺	樓閣	軒榭
館驛	橋梁	寺觀	祠墓	古跡
名宦	人物	名賢	題詠	四六

此在前集
目錄之前

今將兩淮州郡作後集刊行四蜀及兩淮新復之境
見此纂輯續當鈔梓引用文目已具前集卷首更不
重複仍標出每郡事要如右

此在後集
目錄之前

是編亦既鈔梓流布矣重惟天下奇聞壯觀見
於文人才士之所紀述者浩不可窮耳目所及
幸而得之則亦泰山一毫芒耳因閱羣書復抄
小集附刊于後名以拾遺每州各空其紙以俟
博雅君子續自筆入或因鬻書者錄以見寄使

足成此一奇書蓋所深望云

此在拾遺
目錄之前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宋藏經刊本

明吳瑄古今逸史有刊本 四庫據以入錄其
第十一卷僧伽羅國下有明永樂三年太監鄭
和見國王阿烈苦奈兒事此校者之語吳氏誤
連入正文想吳氏所得必傳鈔本故有斯誤其
實此書明南北藏本皆有之皆不附鄭和事此
本爲宋理宗嘉熙三年安吉州資福寺刊本在
轉字號首題大唐西域記次行題尙書左僕射
燕國公製不署張說名

宋元高麗藏本皆無序
之明藏本始補名

讀書記卷六
後題大唐西域記卷第一又下行題三藏法師
玄奘奉詔譯又下行題大摠持沙門辯機撰再
下一行題三十四國再下三十四國之目再下
爲總序末有辯機後序蓋玄奘奉詔譯此書而
辯機但排纂潤色之也故晁公武讀書志謂玄
奘撰者以此通志略分玄奘辯機爲二書則大
謬矣讀書志又載有玄奘自序則據其目錄後
總序而言非本有而脫之也唯余於日本三緣
山所見高麗藏本前有祕書著作佐郎敬播序

則宋元明藏及日本古活字本皆無之至明藏
本之脫誤不下數百言而吳瑄本更不足道矣

別詳
札記今附敬播序于左

大唐西域記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
究其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
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爲國也
其來尙矣聖賢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
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

書博望鑿空徒冥懷於印竹昆明道閉謬肆力
於神池遂使瑞表恆星鬱玄妙於千載夢彰佩
日祕神光於萬里暨於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經
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峯之
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闔豎乘權潰東京而鼎
峙母后成釁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函雒烽
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況茲邦之絕遠哉
然而鈞奇之客希世閒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
之宜徒採神經未極真如之旨有隨一統寔務

恢疆尙且睠西海而咨嗟望東雒而杼軸揚旌
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
曷能指雪山而長驚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
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
宇而創帝圖掃攬捨而清天步功伴造化明等
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
鬼域之墟總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
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法師幼漸法門
慨祗園之莫履長懷真迹仰鹿野而翹心褰裳

淨境實惟素蓄會涓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
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
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暄
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
閒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羣疑於性
海啟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眾經無片言而不
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
返十九年正月屆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
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

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
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贐歡
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羣爾其物產風土之
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
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槩已詳油
素名爲大唐西域記一秩十二卷竊惟書事記
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異有補於遺闕祕
書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爾

四庫提要以每卷之末附有釋音疑爲後人所

加余所見惟古鈔卷子本無之凡宋元藏本皆有釋音余在日本曾得鈔本隨函錄三十卷後晉釋可洪撰宋人刻藏經分載入之

此本第一第六兩卷原缺日本元祿九年當康熙三

十五年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重脩整此書乃

從別本影鈔此二卷補之亦同宋本也日本所藏宋本

不一此二卷末并有三城國綴喜新村又有靈

瑞山酬恩巷沙門宗桂書寫之記

余在日本森立之出狩谷望之所製古書帙一

具係用竹籤以絲排連如小簾外敷以巾可方可圓不同今之函套謂古者卷軸以此束之故有數卷共一帙十餘卷共一帙者後見白氏文集目錄亦標第幾帙今見敬播序云一秩十二卷益恍然矣又經典釋文亦云合爲三秩三十卷

釋迦方誌三卷

南宋藏本

唐釋道宣撰道宣以佛土事迹傳錄差互迺作是書凡八篇一封疆二統攝三中邊四遺迹五遊履六通局七時住八教相其書與大唐西域記相表裏元奘詳其所歷之國此則詳佛教所統攝之國亦多計東西道里眉目粲然可以披覽邇來五印度迤北爲回邦所據迤南爲英吉利所攝而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亦近在耳目之前以此志校之皆可按圖而稽然則以此志

當五印度古方誌可也

釋迦方誌序

唐終南太一山釋道宣撰

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將四十載淳風洽而澆俗改文德修而武功暢故使青丘丹穴之候並入提封龍砂鳥塞之區聿遵聲教膜拜稽首顯朝宗之羽儀輸琛奉贄表懷柔之盛德然則八荒內外前史具書五竺方維由來罕述豈非時也雖復周穆西狩止屆崑丘舜禹南巡不踰滄海秦皇畫野近袤臨洮漢武封疆關開鐵路厥

斯以降遐討未詳所以崆峒問道局在酒泉之地崑崙謁聖實唯玉門之側至於弱水洞庭三危九隴燕然龍勒沙障黎河具歷夏書咸圖雍部及博望之尋河也創聞大夏之名軒皇之遊夢也初述華胥之國貳師之伐大宛定遠之開鐵門由余入秦日碑仕漢聲榮覆於蔥嶺帝德亘於耆山赫奕皇華其徒繁矣而方土所記人物所宜風俗之沿革山川之卓詭雖陳之油素略無可紀豈不以經途遼遠遊詣之者希乎以

事討論縱有傳說皆祖行人信非躬覩相從
競虛爲實錄何以知其然耶故積石河源西瞻
赤縣崑崙天柱東顧神州鳴砂以外咸稱胡國
安用遠籌空傳細簡是知身毒之說重譯臻焉
神異等傳斷可知矣自佛教東傳榮光燭漢政
流十代年將六百輶軒繼接備盡觀方百有餘
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
傳錄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覆尋斯致
宗歸譯人昔隋代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彥

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
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國王序

大典通編凡例

李福源序

金致仁纂輯銜名

金致仁等進大典通編箋 乾隆五十年

徐居仁經國大典序 成化五年

崔恆進經國大典箋

國王英廟題續大典二首

元景夏續大典序

金在魯等進續大典箋 乾隆九年

大明律例附解十二卷

刑江書院刊本首載洪武七年劉惟謙表次洪武十八年御製大誥次十九年大誥續編三編次二十年大誥武臣序次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刑部尙書顧祥等重修問刑條例題稿據洪武律并爲十二卷而加疏解者自弘治十三年至嘉靖二十九年問刑條例皆附載入亦可以考見有明一代刑法之制矣

明之國彼土冊府必多逸聞逸事出於中土史書之外者今簡略乃爾此 四庫提要所謂詳略不盡合體要者也然觀其序李成桂易代之際若鄭夢周李穡金震陽皆以忠義許之則知所紀皆實錄其書本名史略固亦不必以詳贍律之唯國別本論說稍多而序事或反少顧末注亦無甚發明固不如此本尙爲質實也方今朝鮮爲我外藩最要之區域俄人俯瞰於北日本垂涎於東英法各國又皆與之互市立約幾

成蜂擁之勢則欲保我邊陲尤宜詳其立國本末而資我籌策此葆初大令所爲亟謀刻此書之意固不徒侈見聞爲考列史外傳之助也此書有明萬曆丁巳刻本易其款式頗有訛字又改稱朝鮮史略是以後來之國稱蒙屢代之名矣

言書志卷六
三十四
未免避難就易則謂之爲佞似非無因又以沈
惟敬有膽略於其死也深致惋惜尤少知人之
明但成龍本以文臣當此艱鉅雖未能荷戈以
衛社稷而忍辱含垢委曲求全如跪李如松之
類其情可諒其心可原故日本人所爲征韓偉
略大半以此書爲藍本知其實錄爲多不盡出
事後掩飾者矣書首有日本人貝原篤信序亦
論事有識不爲誇張語并錄之于原序之後
懲毖錄者何記亂後事也其在亂前者往往亦

記所以本其始也嗚呼壬辰之禍慘矣洵旬之
閒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乘輿播越其得有今日
天也亦由祖宗仁厚之澤固結於民而思藻之
心未已聖上事大之誠感動皇極而存邢之師
屢出不然則殆矣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此懲
毖錄所以作也若余者以無似受國重任於流
離板蕩之際危不持顛不扶罪死無赦尙視息
田畝閒苟延性命豈非寬典憂悸稍定每念前
日事未嘗不惶愧靡容乃於閑中粗述其耳目

所逮者自壬辰至戊戌總若干言因以狀啟疏
文移及雜錄附其後雖無可觀者亦皆當日事
迹故不能去既以寓畎畝惓惓願忠之意又以
著愚臣報國無狀之罪云

傳曰用兵有五曰義兵曰應兵曰貪兵曰驕兵
曰忿兵五之中義兵與應兵君子之所用也傳
又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則必危
好與忘二者可以不戒乎哉曩昔豐臣氏之伐
朝鮮也可謂貪兵兼驕與忿不可爲義兵又非

不得已而用之者所謂好戰者也是天道之所
惡其終亡者固其所也韓人之脆弱而速敗瓦
解土崩者由教養無素守禦失道故不能用應
兵是所謂忘戰者也嗚呼朝鮮之國勢危殆而
幾亡者職此而已宜哉柳相國之作懲毖錄也
是觀前車而戒後車之意也此書記事簡要爲
辭質直非世之著書者誇多鬪靡之比談朝鮮
戰伐之事者可以爲的據其他如朝鮮征伐
記雖書以國字亦足以爲佐證二書實可稱實

錄也予近者偶客乎京師書坊之輩刊此書於梓旣成屬序於予予美此書之布行於世故本茲編之所由作而論箸之者如是只恐見笑於大方之家已矣元祿乙亥芒種後學筑前州貝原篤信序

史質一百卷

明刊本

明王洙撰有嘉靖庚戌秦鳴夏序蓋爲刪宋史而作其書多立名目自我作古如不稱本紀而稱天王以爲法春秋迂固之甚旣有直臣忠義卓行等傳又有君子傳旣有權奸佞倖等傳又有小人傳甚至分烈女烈娥烈婦節婦義姑貞妾義婦爲七門旣立江南降臣傳而何以又不入徐鉉旣立小校傳而何以又遺施全以道統傳殿於十五志之後而錄邵康節於朱子門人

中此何殊瞑目道黑白乎末一卷爲觀心亭記
敬一箴園丘詔書直不知有史法以此而訾議
宋史可乎秦鳴夏序稱其蚤遜邱園未位通顯
然則鄉僻村夫而欲筆削一代遂至災及棗梨
本不足辨因此書 四庫存目中未載之恐此
閒有以逸書相詫者故駁之如此

華夷譯語十三冊 鈔本

明茅伯符輯首有朱之蕃序稱伯符領大鴻臚
時所輯四夷攷凡山川道里風俗物產無不備
具則此乃四夷攷中之一種而標目直題華夷
譯語序豈轉鈔者之所爲與其書首朝鮮次琉
球次日本次安南次占城次暹羅次韃靼次畏
兀兒次西蕃次回回次滿刺加次女真次百夷
分天地時令花木鳥獸宮室器用人物人事身
體衣服聲色珍寶飲饌文史數目干支卦名通

用諸類或有合併則各國詳略不一也大抵皆
日用習語按讀書敏求記有洪武二十一年翰
林侍講史源潔華夷譯語一卷又有分類華夷
譯語二卷此雖不分卷然十三冊必非一二卷
能容且皇明從信錄稱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
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洪武十五年命侍講史
源潔編類華夷譯語復取元秘史參攷自是使
臣往朔漠皆得通其情是則源潔所撰僅蒙古
譯語非此書審矣此書當必明四夷館中底本

爲茅氏所鈔出者今泰西之語編於寰中而環
衛我中國者或反少解其語一旦有事不慮
隔闕乎此亦當今必要之書也

言書志卷六
三
總讚引孝經援神契蜻子傳稱琴心三篇老子
傳稱作道德經上下二篇均與漢志不合余謂
不特此數端也按世說新語注引列仙傳序歷
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
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四人可以多
聞博識者遐觀焉各本皆脫此序然稱七十四
人在佛經此豈西漢人口吻又文賓傳太邱鄉
人也前漢無太邱縣後漢屬沛國木羽傳鉅鹿
南和平鄉人也平字疑衍前漢南和屬廣平國後漢

改屬鉅鹿又瑕邱傳甯人也兩漢上谷郡有甯
縣魏晉以下省廢據此三證似為東漢人所作
然又稱安期先生為琅琊阜鄉人琅琊無阜鄉
縣據下文兩稱阜鄉亭則知非縣名又騎龍鳴
傳渾亭人也則並不著郡縣名渾亭無攷又雜文傳
南郡鄘人也南郡無鄘縣案南郡有鄢都即三
縣未知是何縣之訛其為方士所託無疑讚文
文義淺近亦非通人之筆或疑即隋志之郭元
祖所撰恐亦未必然自魏晉以下詞人據為典

言書元卷六
要何可廢也此本以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
北堂書鈔史記正義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等書
所引校之亦多異同別爲札記附諸其後

又按世說注云七十二人李石續博物志及書
錄解題并同葛洪神仙傳序亦云七十餘人

或云七十一人誤此本只七十人或以江妃二女爲二人

然亦只七十一人攷御覽三十八引列仙傳曰
王母者神人也人面蓬頭髮虎爪豹尾善嘯穴
居名西王母在崑崙山中又三十九卷引列仙

傳曰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
華陰山中合金神丹昇天也合此恰當七十二
人之數各本皆脫附載於此

續仙傳三卷 古鈔本

此本合裝於列仙傳之後上卷十六人中卷二
一人下卷八人首題朝請郎前行溧水令沈汾
撰與俗本題唐溧水令者不同有自序一篇稱
汾生而好道云云 四庫提要據吳淑江淮異
人錄載有侍御沈汾遊戲坐蛻事疑卽其人以

自序證之當不誣也序又稱中和年兵火之後
焚籍猶缺似汾爲唐人然下卷載有譚峭又似
已及南唐疑莫能明也今以太平廣記所引凡
十人條校之互有得失蓋廣記不無傳刻之差
此本鈔手亦嫌草率然與俗本天淵矣

徐幹中論二卷

明嘉靖刊本

此爲明弘治壬戌吳縣黃紋原刊嘉靖乙丑青
州知府四明杜思重刻每卷下又題四明薛晨
子熙校正然書中有墨丁數處當是黃本原刊
如是程榮漢魏叢書原于杜刻亦有空格

唯序文蓋

□百之一也原本百上空
一字程本遂緊接蓋字

至何允中重刻廣漢

魏叢書則皆不缺字

法象篇夫以□□之困補
崩亡二字貴驗篇故債□

則縱多上補極字貴言篇可以發□而
步遠補幽字藝紀篇美育□材補羣字

今以羣

書治要校之知爲何氏臆補

貴驗篇治要作故
墳庫則水縱因知

補極字之妄其他近日金山錢氏校刻此書頗

稱精審而亦沿何氏所補之謬錢氏稱以程榮本校不言程榮

本有空格據何本補字之故非此本存世則踪跡不可尋矣

至原書本二十餘篇晁公武稱李獻民所見別本尚有復三年制役二篇然曾南豐所據必校錄者亦卽此本則此二篇亡佚已久唯羣書治要所錄中論十二篇其末二篇的爲復三年制役二篇之文此則唐初之本非此本所可比擬錢竹汀先生於治要尙疑是僞書抑嘗於治要

所引漢魏諸書對校知今本脫誤如此者甚多此豈作僞者所能臆造耶附記於此

書新刻中論後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爲近古其次則及於東漢余以得桓氏鹽鐵論讀之未嘗不歎其辭氣之古論議之妙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中論其辭氣論議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余之愛之與鹽鐵同蓋鹽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幸存於世然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

歲同年徐君刻鹽鐵論於江陰俾余識之近黃
華卿氏刻中論畢工亦俾一言余謂好古之士
世未嘗無第所恨者不得悉窺古人之製作而
效法之而切肆所市率爾射利之時文求如二
書蓋不可得而今乃得之豈非學者之幸乎余
也舊學荒落見古書之行爲之欣躍而且得擬
名其末其爲幸又何如也華卿名敘今爲吳孫
學生觀是舉可以知其爲人矣弘治壬戌六月
之望前進士姑蘇都穆書

